

简

碧落

秋来。豆角叶黄。洗碗时揪一把，一擦一涮，净。

豆角老了。摘筋，一团，洗锅。优于丝瓜络，更筋道。

丝瓜络洗澡。它们不伤我肉皮，也不伤铁锅体。

用尽，随厨余一同入土。化作春泥，生命重启。

厨余并不多。开水冲油碗，是一种汤，人或狗或庄稼都喜。

油也不多，吃得清淡。

庄稼也不多。两畦豆角，一畦黄瓜，三五棵玉米，七八株辣椒。

丝瓜今年净开谎花，只吃得两条，收不到新丝瓜络了。旧瓜络更省着用。

杏却丰收。熬许多酱，寄与各处友。存着的空罐头瓶与快递纸箱，都派上了用场。

家里派不上用场的物件，好像没有。一个破荷叶，一根枯草根子，都是值钱的。探春语录。

我曾在崂山、苏尼特草原、青藏路上、三江源头和很多地方捡过塑料瓶、袋及烟盒。那些时候有大愤怒，盖过悲哀。

“我家基本是不产生垃圾的。有机物埋入园里堆肥。有限的无机物才丢垃圾箱。”我考报社，面试时述。

住楼房总有悲伤：无园无土。厨余不好打理。阳台花盆是远不够的。那就尽量缩减日耗，尽量再尽量。

洗衣同时必定拖地，须二次利用水冲拖把。我家一纸三生。擦过嘴的面巾纸，藏入纸盒，再擦一次灶与油烟机。再藏入另一纸盒，用待擦狗狗的溺。

少做。少食。养生无非——口中话少，腹中食少。

少用冰箱。冰箱从大的换成小的。空了最好。

避免厨房纸巾、保鲜膜。尽可能避免带包装的果蔬熟食。避免方便面。杜绝独立包装零食。

不用一次性纸杯的人，当然不烤纸杯蛋糕。也不用油纸、裱花袋及蛋挞模。木刻老月饼模子，倒是备着一个。

油盐酱醋，尽可能选玻璃罐装的。

十年用不完一瓶洗洁精。那味儿闻了头疼。永弃不用。

携二饭盒上市，分装豆腐豆芽馒头大饼。布兜儿买菜。我的菜兜儿美得很，都是名画，专意定制的。这才是轻奢。

买鸡蛋我用柳编篮儿。人见人爱。

白衣溅了油点茶渍，直接上图——用丙烯颜料画。效果非常。屡试不爽。

习惯成了自然，不觉乖僻。无关时尚。就是讨厌浪费到极点。

塑料化纤之类，一触即不安。唯棉布、原木，不令我过敏。

用签字笔圆珠笔便心生恼怒。

我用钢笔、墨水，十分酣畅。钢的骨，木的骨，大助腕力，笔力道劲，入纸三分。

我不寂寞。张爱玲写东西也在各种纸片上。不妨字字珠玑。

今日见友石头说，试茶的大量茶汤，都是农夫山泉、古树茶泡出来的，舍不得倒掉。便用茶汤煮了打包回来的米饭，加姜豉姜末盐，熬成了茶粥。

大悦！遥作一辑。

断生

指尖

多年前，县城菜市场出现菜花，不但没吃过，也没见过。买回来食用，竟然有一种视死如归的豪迈。自己摸索着用油爆炒，或加肉片翻炒，吃过几次，总结以青椒西红柿相配味道尚可，但每次总觉得火候，入口半生不熟。直到山东老家来人，大嫂听说我是将菜花直接爆炒，笑笑说，菜花炒之前，是要断生的。第一次听说这个词，虽然断生的方法常用到，比如过油肉，要将肉用淀粉、蛋清裹匀，下油锅扒拉至变色，出锅待用。原来这些前奏，就叫断生。

生，是个有意思的字，既有开始、造出的意思，还有分离的意思。断生，似乎是一个必要的认知过程，只有经历过这样一种状态，菜品的色香味才可达到一个理想状态。断生之中，暗藏某种决绝之意，好像从此生命之间，更换了主题，明明是孤傲到不忍低头的，却偏偏经过断这个过程，变得圆润随和，有几分遁入俗世的意思。

一个婴儿，如果开始怕生人，怕一些从未见过的玩具、未听过的声音，大人们会无比惊喜地说，开始认生了。这时候，婴儿无论如何都不会对任何一双伸出的手、任何一张绽开的笑脸、任何一种诱人的食物打动，他用稚嫩的、怀疑的眼光打量面前的一切，并以明确的意识拒绝和抵抗着潮水般涌来的陌生。认

生，是婴儿成长的一个标志。

生命其实就是在不断制造“生”、不断排除“生”的过程中慢慢成熟起来的。大部分人在年轻时都幻想要勇闯江湖，此生为杰。但当真正有机会靠近江湖，才发觉，面前云雾苍苍，山水凶险，人心叵测，远不是想象中那般亲切易处。而与江湖人的交往，也成为最大的一个难题。因为所处环境不同，他们在你面前，自带某种优越。你常会感觉到一种被睥睨的蔑视，或许没有？不确定。但后来，你会臆想这种抗拒和推开的目光，并死死地用陌生锻造的铜墙铁壁包裹着自己，造就孤傲、冷漠而不可靠近的自我。你跟他们，并没有一锅热水或热油那样的温度来断生，自始至终，你们都是彼此的路人。

其实这样外在的包装，不过表象，受伤的，流血的，哭泣或暗自呐喊的，才是真正的你。当然，我们跟有些陌生人，最终也被命运青睐，通过某种极其合适的温度断生之后，成为彼此重要的人。但更多的人，在与我们共度某段快乐的光阴后，分别，转身，各自走上各自的路途，南辕北辙，再次成为彼此的陌生人。这样的结果，人生初次，或许是痛苦的，难以忍受的。比如失恋，比如翻脸，比如失联。但生命是种奇怪的组成，它并不会因为你失去某段情谊，失去一个可信的朋友而终

结，它依旧会延续，并用无数细小的改弦易辙，来成全那个最终内心庞大而身躯瘦弱的人。老来，渐渐敛去了羞涩和忐忑，变得从容快乐很多。断过无数生，身体之中会有某种抗体，你很少悸动也不再对某事热血沸腾，你平淡地面对荣辱，静静地喝下一杯茶。就像面前一盘刚出锅的醋熘白菜，看起来平庸寻常，吃起来也平庸寻常。

在村巷，常遇死死把守着大门的忠犬，它们目光锐利凶狠，龇牙咧嘴地低吼。如果你有试图靠近的举动，或者你喊出它家主人的名字，它更是狂吠不停。多年前，二嫂从外地抱回小犬莫莫，在家里的第一夜，基本是在呜咽中度过的。一只刚出生十几天的犬，对尘世还有太多的陌生，离开了犬妈，命如漂萍，从此开始了与陌生交锋的漫长时光。当它睡着，它的身体会抽搐，或许它一直用靠近母亲身体的那点残留的热气，挣扎着活下去？大约三四天后，它才慢慢地接受了现实，并试探着靠近人，渐渐走上与现主人的断生之路。

人与人、与动物、与植物、与山河都有断生的缘分，会融合，也会相错，成为时间和空间中温暖、热爱、惦念、腐朽、隔膜、消失和遗忘本身，我们携带着这些生离和死别，接纳着不断出现的陌生事物和事件，度过短暂而克制的一生。

远走他乡的美丽

卫刘芳

中赚取糊口钱。明天是，后天是，老死之前都是。

我告诉女司机：你所看到的我们，只是偶尔，是释放出的一种不真实的美丽。其实平日里，你我一样。

她没有再出声，一直到终点。我不知道是否打碎了她对我们这种幻象的憧憬。但我知道，我必须传递给她一种信息：即便再厚重的压抑和疲倦，都可以撕裂一个口子，探出头去喘口气。这个机会，我有，你也有。

还有同事，看外表很老套的一个男生。有次一起出差，那天是一场劈天盖地的大雨，他提议，我们散步去。

我很惊诧。这种天气，又在异乡，这个提议真够浪漫的。后来我们一起坐公交车去看了旧城区。等红灯的时候，我们评点着有地域特色长相女生的裙子。一起去了一个普通的公园，待看到不断有提菜出入的大爷大妈，才诧异地发现原来这是个居民区。

雨很大，伞不断翻卷上去。我们笑得满肚子凉气，互相帮助着收拾伞面。我们还迷了路，一人吃了一个葱花饼，唔，并不如咱家乡的春饼好。他说，此生也许不能再来。但我想，不虚此行是真的。我的感慨不仅在景，也在于他那一刻的美好，一个男人的童真和小情怀。

回去后，我们彼此看了一眼，各自恢复面具——灰暗的装扮、一本正经的脸。但我们一直怀念那种远走他乡的美丽。别人的，自己的。